北海集

九

北海集卷三十五

宋 綦崇禮 撰

行狀

故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滎
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五百戶
追復資政殿學士贈宣奉大夫鄭公行狀

曾祖某故贈太保

祖某故贈太傅

文淵閣寶

篤先太師年高且病或勸其請致仕以官公者公正色以不願辭居喪毀瘠與諸兄弟力舉大事躬率二弟刻意為學常相戒曰先君平昔積善鄉黨所重教誨諸子望其有成而未能仰副先志何以自比於人其可不勉及喪除二兄皆出從仕 公與二弟共處閉門讀書鄉人罕見其面家無餘貲人不堪其貧公處之晏如也嘉祐二年遂擢甲科名稱籍甚後榜其季亦中高第宣徽使王公拱宸見公奇之妻以其兄之子解褐授試秘書省

校書郎為兖州觀察推官改著作佐郎簽書崇信軍節
度判官廳公事知嘉州峨眉縣不行宰相韓忠獻公上
公所為文英宗稱善除秘閣校理知太常禮院當官守
正不撓厚陵遏密未既時議欲公除後聽宗室嫁娶公
抗言以為不可論既忤坐絀一官通判峽州秩滿入判
吏部南曹校勘觀文殿書籍自請補外出知池州復知
太常禮院歷開封府推官提點京東東路刑獄使還條
時所未便者十事上之又因轉對極論治天下之畧無所

回忌除開封府判官方熙寧元豐間大臣更制變化士大夫有所希合多不次見用顧公先朝館閣舊人獨靜默自守徊翔不進人稱為長者俄改諸王府記室參軍神宗晚年徐魏二王既長公以府僚屬嘗獻四箴於王用申規戒且諷王求出外第避中禁遠嫌疑因為王封請章十餘上神宗嘉之居三年求罷不許以久次特命轉秩在職又二年再求罷命進一官復留於公府自佐著作累遷至祠部郎中官制行易朝奉大夫至是為朝議

大夫公清慎自飭安貧樂道不以進取為意在王府凡七年而登祕閣已二紀坐視後進超躐驟用恬然安處未嘗及公卿之門而爭取薦之哲宗皇帝宣仁聖烈皇后以是知公元祐三年諭輔臣曰鄭雍文學政事見於已試靖共厥位不求人知可用也即以為起居郎居一歲擢中書舍人公既被眷用思盡忠報遇事必言鄧溫伯除翰林學士承旨而當制舍人以為姦邪封還詞頭更命公草制制未出言事者五人交攻之改溫伯為侍

嘗薦之自劾待罪有旨種放罷别與差遣而軾特放罪公以舍人權給事中上駮奏曰王安石在熙寧間始以經術進說遂持國政而不能上副先帝屬任之意特以其專門之學為世指名而其流至於字說恠誕佛老雜進儒學之弊一至於此向非先帝神明察見行事遠而弗用則其所敗壞可勝道哉今周種小臣輒肆横議狃朋比之邪見叛朝廷之正論盛稱安石至請上配廟享此其私意不止務在售其師學且以窺測朝廷阻撓命

令今蘊軾緣薦種放罪則是朝廷以軾言為然而種實
有罪種之罪宜浮於薦者今軾特以恩放免且未為無
罪而種止放罷不失赴部授合入差遣輕重之理未允
請更正種罪從之假龍圖閣直學士奉使大遼還除左
諫議大夫元祐五年冬温六年春寒如冬令公為上極
論陰陽錯謬寒暑不時宜圖所以當天心者是歲將賞
花釣魚奏罷之五月朔日有食之公以為日者衆陽之
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勸上脩省以消天譴又請延儒

臣討論誠身治國之道在方冊者撮要為圖依倣無逸以警左右朝廷輕外重内選除帥臣罕綴從班而他官或資淺望輕且其才不足以充選一日有事則焦然求帥公謂謀帥之乏如此豈可不慮為來日計内寺監長貳外諸道使者稍積其資望而試之且時出貴近寵臨一面庶幾可以得帥矣又論大河無一歲不為患而水司任隄塞不任調發之傷民漕司任經費不任裁減之乏事請通為一而以隄塞并責漕臣河患宜少渊右大

水民饑亡朝廷大議救災之政議者謂民習欺誕請勑本部科撿實偽家至户到以聞而傳報為之節議已施行公奏州縣有司工於倖上風旨此令一布吏則科民而不救災矣且墻之外離婁無所騁其目里之前師曠無所注其耳今弊畎畝之事於廟堂之上往返不知其幾千里也則民有飢而死矣人主以盛德宰天下發政施仁當如不及况富有四海奈何謹圭撮之濫而輕比屋之死乎不可謂知所先後也㧟宗感悟追止前令御

材願詔輔弼侍從以賢能言人各有差而籍其姓名陛下留中省覽以待三省之進擬即所進擬以考所薦之得失要使賢能之臣夙夜引類賢能畢出為用則三王不足侔而二帝儔為矣公方持此論而二府禁謁良急公歎曰旁招俊乂列於庶位位百揆職也彼有足不及公卿之門者猶當物色致之奈何設禁若是邪二府皆天子所改容而禮貌之者乃復防閑其私如此乎則又援賈誼廉恥節行之說以告上禁由是弛刑部讞罪人

之可以死生者朝廷下其讞論死侍郎彭汝礪等不奉詔朝廷督過刑部汝礪等居家待罪公謂不奉詔固為不可究其用心在於體好生之德朝廷罪其不奉詔可也臣恐疑於嗜殺今有司欲殺而朝廷生之猶恐不嗜殺之意不白於天下而況反是上嘉納於是貰刑部之罪汝礪等就職如故京師地大物衆官紲於事而獄多淹繫有司類不時省公謂輦轂之下如此非所以視四方請復用元豐著令冬夏仲月御史即府慮囚而糾其

不如令者繫以不淹夏人犯順前則陝西圍鎮戎後則河東入麟府公乞治當職者無赦以謝一方其後延安將副李儀許興死於採木之役主者以為生事而不聘公論其非是又請捐重募以多誘刺採略常法以廣收才武議皆施行公在言路知無不言不避權要嘗奏彈宰相擅權公疏入未罷同寮有請以其陰事言於上者公曰相事關國則為國擊相吾非仇其人擊之也相之陰事何有於國哉置以不聞而相終去位人謂公得言

者之體哲宗察公忠厚平直可屬大任七年拜中大夫守尚書右丞公自為諫官御史常以中外之官積日待遷無責實效乃時所深患每因事陳捄大指欲别能否功罪自朝廷以責郡縣郡縣以課其屬嚴申考績明其殿最尤劣者擯之終身甚優者奬以不次必實必信不為文具則吏當稱職而天下治矣及執法遂欲監司守貳咸識厥指近則都堂諭遣遠則以堂帖申飭之於是人競勸中外稱治以編修神宗御集勞進大中大夫公

趙倚平次適朝請大夫韓光胄次適廸功郎許懋次適
廸功郎蔡允三人亡於室孫男女合十六人謹具歴官
行事如右謹狀

墓誌銘

故左朝請郎守尚書右司員外郎致仕潘公墓
誌銘

潘氏世為處州青田右姓其先本武林人青田有沐溪
鄉舊傳東晉時嘗有鶴沐於其溪因以得名山林幽邃

形勢深阻而中多美田殆為異境公之六世祖避五季亂至此愛之遂家焉子孫寖以蕃庶居是鄉者今數十百家曾祖諱惟德祖諱抃素儒業咸以長者稱考贈朝奉郎諱應學優不仕而篤於行義鄉人愛慕之有爭訟者不之官府而來取決嘗舉八行不就宣和中妖賊方臘之黨陷處州境內多被其害獨以謀帥里社之人衛其鄉賊不能犯遠近賴之公其長子也諱特疎字廷立性穎悟嗜學幼所習誦終身不忘年十九學成遊太學

與英俊並處凡十年校試升選每居前列名稱籍甚大
觀四年遂以上舍及第釋褐調長洲主簿選為吉州州
學教授改高郵秩滿除太學正丁妣安人葉氏憂服除
授辟廱正未赴而辟廱罷為鄧州司儀曹事公以經術
入官而吏能精明若所夙習郡太守初見公與語竒之
試以疑事委公處決無不得宜乃歎曰君通才當為朝
廷用而淹留州縣可乎因薦於時宰復除太學正考滿
改宣教郎俄遷博士公久歴學官滯於進而守職惟謹

不改常度貴游子來肆業罕循理有兩生犯規禁自以挾勢必見優容公判其罰如規而一生當斥去同寮失色司業亦以為言公執不奪識者多之丁外艱去官既終哭謂其二弟曰吾於時寡合向屈志仕宦本以為親榮今抱永慕之戚此興衰矣乃於舊廬之側植嘉橘築堂日游息其間取楚辭橘頌之語名堂曰與友為文以見其志居久之不為赴調計親族共相敦勉乃出造朝時行在揚州士大夫稍集公甫至會更定宮觀官令欣

然請於有司不俟報謁告徑歸政府間有招之者不往
見也已而資格未應不得請閒居再踰歲值車駕幸永
嘉將旋蹕會稽而臨海居間為要郡朝廷擇才貳郡政
府有薦公者遂除通判台州且趣之官公至謂太守曰
今朝廷囏虞仰給州縣宜留意財賦豐財之術非它求
也課其入而勒其出則用度自充若循蹈舊習任情慢
令徒慕寬厚之名緩急何以塞責太守悟曰君言是矣
自今請悉聽君於是公得究心經理凡利應入公上者

不復有耗蠹隱滯之弊郡中財計為之羨溢迨六師田
駁若行朝所供億轉輸相繼未嘗告乏明年討建寇范
汝為宣撫使以兵十萬出其境費給悉具時方多事州
郡趣辦不時往往以軍期取具編户吏緣為姦民受其
弊獨臨海一郡終公之去無毫髮橫斂以奉行羅事不
擾先期而足被賞朝廷益知公才及受代召赴都堂審
察未至擢尚書金部員外郎自兵興以來當官為政者
率務姑息徇人情而公在臨海專以奉公惜費杜請託

抑僥倖為意人或不樂乃因疑似以事謗公達於言路
到省纔月餘遂坐諫官章疏罷以請連主管建州之沖
佑台之崇道觀優游里閈凡六年以自適其素願讀書
賦詩以自娛樂親舊相過輒置酒盡歡退然雖久未嘗
見其幾微於辭氣間也紹興七年秋起為廣南東路轉
運判官命復中寢明年再除江南西路未赴擢為度支
員外郎進大理少卿右司員外郎不半歲三遷而人猶
恨其晚於是朝廷方用公而未止也公亦感激自盡思

柵於險要堅壁以禦之賊至不得入遁去州郡頼之以無虞上其事於朝特加賞焉後數歲松溪賊危李竊發其鋒直抵沐溪境上公如前拒守閭井獲全鄉人徳公不忘及其没也少長皆為之流涕嗚呼使天假公年獲盡其用則所施設豈止一鄉之恵而已哉公耽翫書史始終不厭為文溫麗自成一家有集三十卷學既該覽嘗作類書補前人所遺者又採近世文士詞語以附益之成五十卷曰課兒集傳其家娶同郡葉氏封安人子

男二人長曰曾將仕郎次曰肖孫男一人女二人皆幼
曾卜以十年冬十有二月丁酉葬公於其鄉油田之原
蓋公平日所屬目之地追遺志也先期得其舅西安宰
葉君綬狀公行事已見屬曰先人晚乃遇合用矣不幸
奄忽齎志而沒今葬當有銘以詔後世私念生平先友
可託茲事莫如公宜是以來請余感其言顧不得辭遂
以寄哀於此文也
銘曰沐溪之水窈而清兮犀山合沓環如城兮僊人沐

鶴曾此經兮韜奇韞秀閟厥靈兮鍾美於人公其英兮受才孔多學蚤成兮賢關典教士服膺兮通守一邦其政平兮首公不撓孰謗憎兮含香入侍跡靡停兮襆被去曹中甚輕兮歸與橋友同芳馨兮僨而復起道將行兮卿聯宰屬官亟升兮嗟天與時不遐齡兮三日卧家疾莫興兮還喪里社皆失聲兮公乎保我今誰憑兮懷德不忘傳令名兮視其後人宜有慶兮

欽定四庫全書

北海集卷三十五　　　宋　綦崇禮　撰

墓誌銘

故右中大夫充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歷城縣開國男食邑五百户賜紫金魚袋王公墓誌銘

公諱衣字子裳其先姬姓系出晉陽世籍大名之冠氏後徙為濟南歷城人曽大父諱繼文河中府虞鄉縣令

為法家學試入等連調深冀二州司法參軍皆有能名
其用法主平恕終身以之遷河中府司録不赴以試刑
法累中大觀二年選為大理評事斷絶天下公案以勞
改宣德郎在寺秩再滿進寺丞以正議公疾求為京東
東路提點刑獄司檢法官故事大理丞出例得優除無
為檢法官者而公為親屈初不計也朝廷既從其請終
以非例改通判渭州換濬州俱不赴丁正議公憂服除
授大理正待次復攝承事襄州有寺僧杜德寶行化於

市人乞百錢則剔身肉燔之如炳䕺以動人郡收寘獄以狀聞時道士林靈素方幸務崇其教抑佛氏之徒有司希旨率無輕坐朝廷集法官議將寘重辟而公當斷其案獨抗議曰在律毀傷父母肌體應杖不可加也遂據法斷上之衆為寒心御批以德寶有害風教特杖脊遠徙公坐停官人或慰之公曰特旨人主一時之威令而守法人臣之常職也吾失職是懼遑恤他乎朝廷察公非罪俄以提點亳州明道宫自便又除陝西都轉運司主

管文字未赴改詳定一司敕令所删定官終更通判襲
慶府始至視獄有女子以失行繫閤幾何時則踰年矣
公驚詰吏曰是不已更赦乎即日令具案釋之郡人曰
此富家故獄不時決費已萬緡矣民家婢毆婢死論絞
吏以成案白公卻不書曰獄未具奈何遽寘人於死吏
愕然吏詳理之則婢嘗生子法當減坐而吏失推也先
是郡久不治會公攝府事裁閱月決滯獄幾三百牢狴
悉空郡中清靜徙知濠州不行入為尚書刑部員外郎

積官朝請大夫淵聖受禪遷奉直大夫陞本司郎中又以歲勞進朝請大夫丁何夫人憂建炎二年車駕駐揚州公服除造朝授司勲郎中明年渡江間關以從將幸建康擢大理少卿會誅范瓊朝廷患其握兵難顯戮於市召問公對曰瓊罪可正瓊兵可分請付寺治必使伏法瓊既被收慼氣不屈寺官多避去或謂瓊驍賊宜厚為之備公不顧獨鞫治之瓊稱無罪公徐以圍城中鼓衆不順語折之遽曰范瓊死罪公顧吏曰因辭伏矣遂

斃於獄論功遷中散大夫苗傅劉正彦既誅其黨與連及者皆坐死公閱其狀曰此在法當生者猶衆亟奏論之且移所屬停決以俟命果從公請獲貸者十餘人是歲冬自會稽移蹕四明百司皆散公獨以獄事留金人犯浙江而見囚猶百數公督吏夜燃燭決遣達晨俱盡即奔問行在所自劾夜行刑罪上嘉而貰之以公冒險數經攘剽賜錢十萬緡給舟從行至永嘉遷大理卿時巡幸靡定庶事草創洎還駐會稽公躬率僚吏整飭敝

壞權宜建明咸就條理後皆循之舊例凡百司官稽違
差失付寺劾罪至三問則必取伏狀而被劾者雖非其
過亦不敢復辯以避參對公言伏辯二事也理有曲直
情有虛實豈可一概令必伏無辯今脅以追逮之威使
人不得盡辭非立法之本意請自今輕犯三問未承猶
聽辯庶無濫罰從之由是人獲自理朝廷懲中微之亂
除苛解嬈以順民情欲漸復祖宗寛平之制乃命政和
敕令與嘉祐法並行而歴年已久其間沿革不同有司

臨文莫知所守前年始詔重修敇令參以二書賞從其
重罰從其輕折衷至當使有統一會敵人寇江擾攘未
暇至是申命置局設屬責以成書公先已兼詳定一司
勑令遂兼重修勑令同詳定公旣練習憲令深明法意
斟酌損益多出其手大要謂法以仁心為本惟寬而不
煩為能持久於是文涉深刻非舊典者悉更定焉至刪
録雜犯死刑四十七條時以為當自兵興以來有司多
因事奏請畫旨立法取便一切前後牴錯條目繁猥公

皆研覈本末約以舊制指其舛戾而修正之屢以職事對上稱其忠實紹興元年八月書成奏御上顧謂曰卿議法詳明宣力甚久當擢卿侍從遂除權尚書刑部侍郎舊修書例止進階至公獨有此授蓋素欲用公不止修書之勞而已明年幸臨安府會課遷右中奉大夫公自進用屬時多故屢奉詔言事有知必陳皆直指利病可施行如言圖中興在得人禦戎狄宜知其形勢及强兵可以字民省費可以裕國其言多切要嘗因轉對請

立法凡州縣大辟當奏讞者遇防秋道梗俾守臣即從減等論決以絶郵傳稽緩待報淹繫之弊又詳請敕有司不許豫請特旨以信敕令悉行其言坐為理卿日任差屬官失實降一官而言者遂以事詆之除集英殿修撰四年再以權刑部侍郎召命復中寢公先寓會稽求田治舍為終焉計居一室不踰尋丈暇則誦佛書味禪說時從賓侶徜徉山林間以壺觴琴奕自娱卜買葬地於五溪上或謂公康寧若此奚太早計公笑曰是可免

乎吾不以累後也初朝廷議如元祐六曹置權侍郎余
嘗預其討論及公為之余復典選在省每見公以權知
官限年品秩未正為嫌時時戲語以相尤也同班有越
進者若不能平或見於色後余守會稽公已再罷召命
而恬然樂處無向來戚戚意會明堂恩盡復所降官職
余往見之公曰上恩寛大前坐並除今得為無事人終
老於此足矣余因問公曰公素長者於得失榮辱無所
屑屑宜如今言而前者在朝顧不能忘懷於班級間何

也公謝曰方仕進而既與人同視所可得誠不能無爭心今習閒久於靜默中但見世間一切虛幻不復留吾胷次非固有殊也所居之地則然也余異其言蓋公天性純慤無僞飾故於進退趣舍無所不用其誠如此居無何公綦得疾請致仕未報以五年閏二月丙寅終於家享年六十二余哭之慟弔其孤於次而其二子與其從弟光賓泣請銘公之墓余惻然許之遂以三月丁酉葬公會稽縣石颿里蒻山之麓從公所卜也公娶何氏

封令人先公卒子男三人長山右從事郎監潭州南嶽
廟次張右承務郎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司檢法官次于
右卒女五人長適文林郎孫昭述次適鄉貢進士張璃次
適儒林郎顏球次在室其一早卒孫男四人延年登仕郎
延慶延壽延昌未官女二人並幼公為人質直和易與
人交洞見肝鬲無所疑阻少年氣豪或脫略細謹至其
居官律身思慮周密動中繩規勇於為善臨利害之際
顧義如何不視時以俛仰如議杜德寶獄事世高其守

至今稱之居家約已睦族承上際下篤於恩意繼母性
嚴毅公委曲承順卒以孝聞叔文察坐元符封事罷寘
深州公分俸賙之終其身兄弟四人或貧或夭贍其妻
子長少均平當任子請先季弟而法不許及再郊遂伸
其志光賓幼孤公提攜教誨以至成立公之沒能佐二
子調護其後事者光賓也始金紫公自冠氏遷高曾二
世葬於濟南之長清而家歷城至正議公又移居長清
以便展省祖母華原郡君郭氏已沒未葬而正議公捐

當天子曰賢刑官汝居緊汝忠厚庶克助予筆削新書
實出其手酌時之宜折衷嘉祐法司苛急公則平之朝
有定令自公成之昔在有虞咎繇作士司寇蘓公亦佐
周治後世薄俗顭輕其官始終善職如公則難有德惟
刑於古有訓於公有考斯銘是信

宋故朝散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

觀季公墓誌銘

公諱陵字延仲處州龍泉人曾祖惟一祖僅皆潛德不

仕考士元以公貴累贈朝議大夫妣鮑氏周氏吳氏皆
贈令人公少孤力學為進士業會行三舍法由州縣學
升選每冠一鄉里閭榮之及大比别試復先多士名動
一時遂擢政和二年上舍第調池州司法叅軍改廬州
學教授秩滿改潁昌府學教授兩郡士愛服譽公如一
以選為辟廱直學辟廱罷除太學正以稱職聞就遷博
士而官長挾私怨不欲公就職以公論學術異同譖之
執政罷知廬州舒城縣未行執政悟其枉除太常寺主

棄其所短才斯不乏又云多難之時朝廷緩急無可使
者獨不聞舉魏尚於獄中卒能却匈奴起張敞於亡命
卒能弭盜賊責功補過在昔有之願明詔宰執於罪累
中選擇賢能量付以事勿因一眚廢其終身仍詔臺諫
為國愛才聽其自効苟非誤國勿復以言庶使人人皆
得自新恊濟中興之業上說命榜之朝堂已而言者力
詆之遂罷以朝請郎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紹興元年就
加右文殿修撰明年又復徽猷閣待制三年除知廣州

兼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積官朝散大夫五年秋以請提舉江州太平觀而公已屬疾未及去郡以九月甲申卒於所寓之僧舍享年五十有五郡人為之罷市天子憫焉贈公中大夫公娶上官氏左中大夫恢之女柔明有賢行封令人子四人奎壁塈圭皆承務郎公生而多謨卓然能自成立卒為聞人遭遇聖主周旋要近器質方正不以險夷易其操自官太學至為侍從三以論議黜而氣不少衰士大夫以為難嘗陛對進言今日國勢

危如綴旒敵勢强盛盜賊充斥此人所共憂者姑置未論事有深可慮者四可恃者一大駕時廵未有駐蹕之地賢人遠遁皆無經世之心兵柄分於下而將不和政權去於上而國益弱所恃以僅存者人心未厭而已又因災異應詔上奏云今廟堂之上無擅命之臣惟將帥之權太盛宫闈之内無女謁之私惟宦寺之習未革盜賊之衆殺戮長吏殘虐編民朝廷苟且例許招安未幾皆叛反墮賊計軍興以來既結保甲又改廵社既招弓

手又募民兵追呼急於星火割剥侵於肌骨民力竭矣而猶求焉此災異之原也又論國家承平日久純以文治其弊極矣忠不足故俗多誕謾質不足故俗多華侈雖更變亂其風未革願一新之為修政之本其他所論尚多皆直指時病切中事情曉然有濟物之實惜其言之不盡用也公性資開敏而智慮絶人遇事剖析如流平居衆論有疑必待公以決當煩臨劇處之裕如臨安方敵衆剽焚之後井邑蕩盡公至躬率僚吏於瓦礫灰

糴諸司軍米別貯之或郡廩不繼則以借給須盡撥租
稅還之輸米若錢各從民便仍損運載之費半與之軍
民皆悅由是帥司用度豐足盡償移用宿負而所藏尚
山積先是惠州有狂男子聚衆數千僭名號作亂朝廷
責帥司收捕公初入境密委叛人曾衮令以功贖罪不
旬日擒之官吏請奏功公曰討賊帥職也唯補曾衮承
信郎而已江西叛卒元通犯境公遣南海尉魏逢使臣
董鼐招撫之即聽命寨於城外無幾何江西遣兵至通

遁趨惠州追兵及之與戰不利人情震恐公復遣鼐追
通田會朝廷用其所請韓京為廣東鈐轄乃以通付京
尋坐他事誅遠近始安廣人德公相與飯僧作佛事三
夕以祝公壽又刻石頌公示不忘公公博學敏於文辭
簡潔俊健如其為人典行外制得王言體有文集十卷
藏於家諸孤卜以八年秋七月丙午葬公於龍泉縣之
龍泉鄉大洋山之原從先塋先期得徽州使君吳偉明
元昭狀公閥閱行治以來請銘宗禮昔以辟廱生識公

及官太學入東西省皆踵公武後忝貳卿又同班綴而
元昭亦嘗與公同僚俱相好也其知公為均元昭謂公
學問之精博趨操之端方議論之疏通政事之明練與
其出處進退之節皆可書且以其孤之意見屬顧義不
得辭乃次其語而繫之銘曰
季本姬姓胄兩出在魯曰友吴曰札子孫蕃布各枝葉
均為季氏異南北公家龍泉實甌越於吴為近失其牒
名字延陵蓋其别要以前人厲志節官登禁省非不達

以言觸罪及三黜侍從獻納吾所職雖時弗諧論可屈
去臨南海任方伯惠利其人著名迹仁而不壽理莫詰
泫然歎息此遺直令妻孝子克自力百舍扶喪返先域
鑱其大節詔窀穸我銘不訣無愧色

北海集卷三十六

宋 綦崇禮 撰

雜著

知紹興府諸廟祈雨文

禹廟

此邦湖澤之利寖失其舊雨暘之節歸命於天小有過差則南畝之人號呼束手而無所用其力是以水旱之請每勤有神之聽而神之貺施在所荅焉而無倦也自

灾變下以慰瘡民嗷嗷之望上以解聖天子旰食之憂而郡縣之吏亦得以寬其責王之賜也敢重以請尚饗

秦望山靈惠侯廟

維神夙以利澤享有爵號民所疾苦神宜圖之前遣縣僚既常有請載恭明詔禱於祠下伏願出其靈響呼吸雲雷霈為甘霖救此旱虐下同前

南鎮廟

維神作鎮於南實壓兹土民所瞻仰利澤隨之恭承明

詔禱於山下伏願出其膚寸鼓以雷霆霈為甘霖救此旱虐下以慰疲民嗸嗸之望上以解明天子旰食之憂而郡縣之吏亦得以寛其責神之賜也敢望所報尚饗

伯益臯陶廟

維神繼聖以賢克從廟祠民所疾苦神宜圖之恭承明詔禱於祠下伏願下同前

馬太守廟

維神功恵此方沒見廟祀民所疾苦當宜圖之下同前

越王廟

維王功霸此方沒而廟食於民若其疾苦王宜圖之下同前

舜帝廟

維帝以聖紹堯以功傳禹道德之盛萬世所師至神無方廟祀於此民所疾苦帝宜圖之云云伏願默相上帝指撝神龍下同前

祭范丞相文

維紹興六年歲次丙辰九月丙寅朔十七日壬午檢校少傅慶遠軍節度使提舉江州太平觀郭仲荀檢校少傅瀘州軍節度使充中太一宫使錢忱寶文閣學士左承議郎提舉江州太平觀綦崈右中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盧知源隨州觀察使前提舉江州太平觀張思正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丞相觀文殿學士高平范公之靈嗚呼天生異人意其甚囍待用於世決非偶然既鍾傑材而俾相國盍假之年以究

多績寒鄉下里乃克生公器度不凡自其兒童妙齡射
策名震四海壯歲登庸儀形一代亦既用矣若有以為
天乎難諶而止於斯嗚呼靖康之元公任諫諍犯顏無
諱冀囬上聽今皇識之曰此愛君求於艱難延秉國鈞
面命詞臣玉色怡豫汝善制草予得賢輔公懷感激自
盡不疑僉謀是用舊典是稽運物無心無偏無黨合其
異同一此刑賞遇才則進見可則行百工任職萬事得
平敵侵淮濆謂我避敵公伐其謀不戰自北寇犯江淛

豺狼縱橫指授大將妖氛載清禍亂稍夷人心小定鎮
安中外邦基克正逮公去位以迄於今皇綱不墜前功
可尋盛年壯烈一跌未復庶幾公歸胡奪之速嗚呼天
台赤城公所留居寄情丘壑争席樵漁閒守永嘉及朞
去職如還故鄉對客歡適豈期小疾奄至膏肓中台遽
折一鑑遂亡龍華蘭若山水奇秀公所甚愛藍輿時扣
公性超悟臨終不迷誰謂窀穸乃此其歸挹公雅量懷
公厚德邇驚遠疑孰不嗟戚矧百姻族庇廕其誰傷感

途巷執紼纍纍凡我文武夙被鈞播列奠過車涕泗交墮尚饗

祭知台州胡端明文

維紹興十有二年歲次壬戌正月朔日寶文閣學士左朝散郎提舉江州太平觀綦某徽猷閣直學士左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李擢隨州觀察使提舉江州太平觀張思正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知府尚書端明已懋兄之靈惟公抱負純誠蹈履吉德寛裕有

容柔惠且直太傅中甫征東清白稟乎天資匪由外飾晉陵門閥實冠南國名卿巨儒相望赫奕公又繼之為世矜式荐取詞科飛騰俊域乃登侍從周旋帝側代言西臺給事左掖三入禁林再位常伯羽儀朝廷光華典冊露門勸講從容啟廸陳善納忠豈專紬繹崔琳仲舒事該今昔懷素無量時推博碩濟時戡難繄公之力帝亦知之靡施不克顧瞻鈞衡將有顯陟公猒承明懇求閒適屈臨海邦於焉偃息版輿就養公志則懌靜治朞

年民安盜息外淹一州人望未數謂當遄歸畬庸熈績
暴疾乘之朝不及夕老成云亡有識所惜嗚呼哀哉某
等頃接清班聯行並植道同志合淡然莫逆間闊幾時
再見顔色車騎臨存迎門倒屣抵掌笑談洞見肝膈更
唱迭和盈於翰墨俯仰之間遂成陳迹思正遲暮退居
視公匪敵猥承泛愛歡如舊識杯酒流行屢陪燕席謦
欬如在音容遽隔嗚呼哀哉昔公之來朱幡畫戟稚耋
懽呼光動阡陌今公之歸丹旐素冪徒御凄涼奄就窀

穸禍福無常變故叵測謂仁者壽天理何嗇公薄世榮晚耽禪寂死生之理固已自得我輩懷賢寧免傷惻寓辭奠觴寄哀何極尚饗

追薦文

伏以禁門入侍嘗膺持橐以同朝祠館便居獲際剖符而出守喜依仁之有託每敘舊以交歡豈期旦暮之間遽歎幽明之隔人之不淑天果何知曷紓寫於悲情第莊嚴於梵福伏願知府尚書端明不昧塵障皆空以平

生悟佛之因證今日超凡之果高名貴位絶餘累於他生正念真觀永歸依於此道謹疏

金人殘破江浙殺戮生靈募僧道作道場祭文 建炎四年六月十一日

維建炎四年歲次庚戌六月某朔某日皇帝遣某官致祭於金人殘破江浙殺戮軍民朕以眇躬託於士民之上屬兹艱運播越靡寧天未悔禍强敵深入延及江浙莫禦其鋒坐視元元肝腦塗地閭閻城郭所過皆墟陷

建炎三年秋九月行平江府有旨故毗陵鄒公追復龍圖閣待制某以西掖舍人當草制書推上所以襃恤遺直之意其詞略曰處心不欺養氣至大言期寤意引裾嘗犯於雷霆計不惜身去國再還於嶺徼具臣動色志士傾心又曰英爽不忘想生氣之猶在姦諛亦死知朽骨之尚寒同省方叔舍人見之曰比史房詞頭皆常常除目不足騁辭今君為鄒草制良可喜也及錄黃余偶在告而李獨直誤書已名行下余戲謂之曰君固欲掛

名鄒公之制予但恐潤色非工反為名累耳李笑曰人當知出君手如其不知吾遂并得掠美幸矣其後余守會稽而公之孫來為府掾因語及此其家葢不知也邪求舊蓄公遺帖今始獲見之展玩數四不覺屢歎因記向來綸閣同僚喜得為公草制欲掛名而況親接公遊其周旋相與之情見於帖中如此邪求足以重於世矣是可寶也北海綦某跋

題金坡遺事後

乙夘仲春孫太沖自西蜀見寄時去翰苑守禮會稽已半歲云綦某叔厚志

書杜璀父墓誌銘

余寓臨海與杜君庭圭居相近往還甚熟一日出其先德之銘俾得與觀而亡友虞仲容跋語在焉反覆展讀余是以益信其父子之賢紹興十二年四月八日北海綦某書

贊

朝服畫像贊

紹興壬戌先祖内相年六十命進士陳敏寫神毫髮無遺先祖喜甚以白金二十五兩贈之是年八月四日當朝大夫莫不驚歎以為異後十年辛未孫宗禮敬作贊曰

其垂紳端笏也如金鑾召對獨排朋黨之蔽朝其直氣嚴顏也如玉堂草制歷詆𫇭邪之擅政惟學有守而志不渝故身益危而道益正及夫憸壬再合勢權張甚皆

堂堂綦公人中之龍獨步一世鬱為儒宗遂令學者霧集雲從凡百君子式是德容

銘

曹仲轂端硯銘

中深淵停外潤玉德磨其可磷膚侵有跡誰昔用之勤勞翰墨今獲充君侯几案之娛孰與麼軀為書生之役

亡第二女埋銘記 附綦煥識語

北海綦氏寶文閣學士某之次女生十有八年嫁於營

丘仇車又二年來寧父母因暴疾三日而卒後三日權殯於台州城東普濟院之西實紹興十年閏六月二十八日也附先祖内翰次女適待制仇公季子未幾卒後我母氏亡殯於墳所良近春秋奠享亦得致敬每痛其無親子弟謹視其封為榛莽所沒也淳熙壬寅歲十有二月予在山經理東巖僕夫告有容攜書求謁開緘疾讀乃三弟書言表兄仇道父往訪前母之柩將同父母改卜合葬奉川歲久無識其藏者兄盡知之亟下山迎

道父道父拜語其故予收淚為言君前母予姑也念之未
嘗去懷君今慨為此舉義氣凜然予敢不助成君志越
二日同趣啟壙而棺蠹難以適遠道父預備匠氏來買
板更造及遷尸視向之衣衾首飾顏色畧不渝人以為
異遂不敢動重以新衾褥覆殮之側得內翰元刻磚記
併扶護以歸惟待制公以直道清節聞天下季子克篤
先烈蚤受京官必欲取科第乃出仕屢經漕薦終不利
省闈至老死塲屋父祖積累慶鍾道父而誠孝本於天

性當晏歲苦寒之時陟重山複嶺之險往來歲月曾無雨雪之沮非天相而何噫孝為百行之本今士大夫沈酣利祿遠鄉里去墳墓至有親父母歴年不葬者況非所出之母耶故頃議臣有未葬父母不許叅選之說令見行而弊終不革道父視予姑前母也勤勤如此是知本者歟其立志豈易量哉高風一激將見背義忘禮之輩咸思感勵使暴露不安之骨皆霑歸土之惠矣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道父有之道父既復以磚記內諸

墓又於陰鐫遷之歲月記事以墨本來因詳書卷尾為
子孫義訓云明年上元日北海綦煥識

乾隆御覽之寶